

新民晚报

“林妹妹!这真是从古到今,天上人间,是第一件称心满意的事啊……”

在越剧里,怕没有比这一段更让人心花怒放的唱了,这才配得上大悲剧的开头,如此喜气满满、得意洋洋,方可使此后那段高腔“金玉良缘将我骗”这般痛彻心扉、柔板“问紫鹃”这般揉断肝肠。看来要演悲剧,只从平地跌到谷底,最多完成一半;而从平地跌到顶端,再直直地跌入谷底,方称得上完美。徐玉兰以这三段唱,上天入地一气呵成,真的是第一个令人称心满意的悲剧唱段啊。

徐派最适合心比天高、情比水长的男子,像西厢的张珙、追鱼的张珍。徐派音高,亦擅表达男子的哀号和绝叫,除了哭哭的贾宝玉,还有哭庙

的北地王。浙江原有绍兴大班,声腔激越高亢堪与北戏匹敌。越剧新成,受其影响自然最早最深,徐派尤为明显。再加上越剧旦角一个个不是委婉静幽,便是甜美温柔,愈衬得徐

断不容尘屑

胡晓军

派的激越扬厉,金属感犹如匹练上绣的金丝、洒的银屑,看来闪闪发亮、听来铮铮作响。

好梦断红楼,回望雪封宫阙。忽有宝弦声近,邀此西厢月。风神俊逸少年郎,声音俱清绝。闪闪铮铮何似?是金丝银屑。(调寄《好事近》)

人说要看越剧,就要看清一色的女子演戏。此话未必全无道理,但仍失于笼统。小旦本该女子来

演,就算演得再好仍是本色,不足为奇。我以为要看越剧,主要就看女子如何影响自然最早最深,徐派尤为明显。再加上越剧旦角一个个不是委婉静幽,便是甜美温柔,愈衬得徐

中天时,陆锦花和毕春芳又相继出道,亦受追捧。陆派源头,是“闪电小生”马樟花。马樟花方端正唱,唱作俱佳,因出名快如闪电而得此号。听陆派的方脚、曾荣、吕蒙正,从那清新和迂酸交互的唱腔里,可隐约见到马樟花的情景。毕派洪亮朴讷,最适合秦钟、王金龙那样秉性敦厚、用情专注的后生,更能以憨生趣,挥发越剧里少见的喜感。像点秋香的唐伯虎、

景象就不会荒凉。抓紧你的帽子,抓紧你的希望。给钟上好发条,明天又是新的一天。”我想象怀特提笔写这封信时,洋溢在他清癯脸上的笑容能温暖冰冷的心灵。

过年前的一天,我去居家附近的一条河边散步,再次遇到了那个帮人看管旧书摊的小男孩,他是随他父母从外地来上海打工的,就住在建筑工地,由于种种原因,还没落实可以上学的学校。有一次,我在他看管的旧书摊上找到一本契诃夫的书,里面有一篇小说《万卡》,我便建议他读一遍。后来,他告诉我,看到受尽欺压的小男孩万卡在风雪天里给乡下的爷爷写信,请求爷爷把他领回他的身边,但那信封上地址和姓名一时,他只写了“乡下,爷爷收”时,他都掉泪了,他说他想起了自己在老家的日子。我问他,这个春节是否会回老家,他说不回;我又问他,那你想念你的爷爷吗,他说很想的。我说,那就给你爷爷写封信吧,说说你在这里的情况,说说你对他的思念。他说,可以用他爸爸的手机给爷爷打个电话的。我说,这样的想念太短了,也会像风一样消逝,应该写封

亲笔信才好,让思念在路上走得长一些,跨过许多山许多水,而且你爷爷收到后,可以一读再读。小男孩接受了我的提议,我说,我有一张80分的邮票,一直派不上用场,我可以送给你,但你别忘了信封上要写清收件人地址和姓名。

我相信这封信会让小男孩的爷爷非常开心,当他将信捧在手上时,会感觉像是见到了孩子,并将他紧紧抱住。我也相信这传统的书信因这个世界的日益数字化而消退时,反倒愈加弥足珍贵,得以留住一段段往昔的日子和生活中的某一时刻。或许,有一天,我们都会重新拿起笔来,写下一封让自己可以纪念的信。

近日,一档电视节目《见字如面》受到观众的好评,在手书信函通讯方式的改变而逐渐淡出日常生活之时,节目以读信的形式打开历史节点,带领观众走进那些依然鲜活的时代场景、人生故事,去触碰那些依然可感的人物情状和社会风物,重新领会人类的精神情怀与生活智慧。

其实,早在去年年初,我就读到过一本让我心仪的书,那是英国人肖恩·亚瑟编著的书信集《见信如晤》。这本书的初版与《见字如面》如出一辙。2009年,肖恩在网上开设了一名为“见信如晤”(Letters of Note)的博客,旨在收集各种各样的信件,出乎意料的是,一时间竟涌来百万访客,四年之后,肖恩将精心收集来的一批各具风味、扣人弦的信件编成了图书出版。我在阅读收入中文版的124封信函时,每每浮想联翩。

1967年,爵士乐传奇人物路易斯·阿姆斯特朗写了封热情恳切的信,寄给驻扎越南的一名给他写过慕名信的海军士兵,他像老朋友一样在信中娓娓追忆自己的童年往事,字里行间妙趣横生。弗吉尼亚·伍尔夫在1941年3月投河自尽前,在家里的壁炉台上留下了一封写给丈夫的信,上面写着自己撑不下去了,读来令人心碎。古巴领袖菲德尔·卡斯特罗长期与美国不和,但在1940年11月,也即他14岁的时候,却曾给当时的美国总统富兰克林·罗斯福写了封信,希望能寄给他一张十元纸币,“因为我从来都未见得十元绿色美钞,我想要一张”,让人不免感叹历史有时如同魔幻。一位名叫纳多的先生写信向大名鼎鼎的作家E.B.怀特寻求对于人类惨淡未来的看法,怀特在1973年3月的回信中说:“只要世上还有一个正直的男人,只要世上还有一个拥有同情心的女人,就一定会有更多这样的人,



见信如晤

扮千金的周文宾,不时透些笨拙,却一点都不遮了他们的才气。

人说要看戏曲,就要看生活里没有的东西。此话有些道理,但仍失于片面。艺术原该异于生活,藏露缩放本是常用手段,不足为怪。我以为要看戏曲,主要就看艺术如何美化生活。女子饰演男子,先天就有艺术的质地与要求,想来便是此理。换句话说,女子若不能创造出与生活中男子不同、甚至没有的美,就失去了饰演男子的意义。

比如男性阳刚,女子演来必然不同。范派是越剧女小生里最具阳刚气的,因而除了梁山伯和郭暖,更能演像文天祥、李秀成那样的直臣骁将。从狂喜的“回十八”到悲愤的“楼台会”,再到哀伤的“山伯临终”,范派也完成了上天入地的大悲剧,与徐派相比,激越闪亮未及,稳健醇厚有余,有大巧若拙之感。不过,范派即便音色宽厚、气派轩昂,质地毕竟是妩媚的。范派拖腔最是变幻多端,缕缕钻入心之七窍,仿佛这些声线早已熟知人心中喜怒悲愁的归宿。我以为恰正是这千变万化的拖腔,最是透露女子气质,也是男子所



夜光杯

奢侈品

万卿

好友发给我最新的世界前十奢侈品排行榜,依次是:对生命坚定的信念、一颗自由喜悦充满爱的心、走遍天下气魄、经常回归自然、安稳平和的睡眠、能享受属于自己的空间和时间、彼此深爱的灵魂伴侣、任何时候都有真正懂你的人、身体健康和内心富足、感染并点燃他人的希望。可见,真正的奢侈品不是金钱可以买到的,而是源自我们的内心。

北院归别人了。北院,是我们一大家人的叫法,包括大爷爷一家。它有宽阔的院子,一溜三间两跨的屋子,当时算很豁亮的好号院。

北院是曾经小小的我的整个世界,浑身长刺的黄瓜,圆鼓溜溜的西红柿、紫茄子、老豆角,是我家的菜,也是称盐打油的钱,最让我开心的是那些甜甜的绿纹甜瓜,它的香气在整个院子飘荡。听爹爹说,我还演绎过啃吃甜瓜的故事。因为少不更事,又很乖,听大人说用手动藤上的瓜,瓜会化掉。于是在明朗的月光下,一个小女孩偷偷地跑到瓜畦,小心地跪在地上,两只小手儿支撑着身子,低着头脑袋,啃瓜。后来天



北院

北院

刘亚荣

早,要跑很远挑水,爹就在院子里栽了几棵榆树。这个菜园子每年只能产点干穗谷或者蓖麻,我就在蓖麻林子里玩耍,听雨滴滴答答打在蓖麻叶子上。立秋后,小榆树绿莹莹的枝头上挂着一嘟噜一嘟噜的紫扁豆,是我眼中神奇的树。

院子里有三棵枣树。堂屋门的东面一棵,日照好,还能结几颗枣。院子西侧和南上的瓜,瓜会化掉。于是就在明朗的月光下,一个小女孩偷偷地跑到瓜畦,小心地跪在地上,两只小手儿支撑着身子,低着头脑袋,啃瓜。后来天

王蟹,标配是喝阿根廷葡萄酒。中国人最早接触了法国葡萄酒,后来最早喝澳洲的,实际上阿根廷葡萄酒也是相当上档次,口感、品味、酒色都是上乘之佳品。慢慢下咽,一股芬芳清香迅疾穿肠,带来的是绵软、发散、张扬,如激情四射的阿根廷人奔放自如,亦如他们跳出的探戈华丽畅快。如果是干白加帝王蟹就更好了,涩涩舌尖,鲜美的味觉,调和成一道只有火地岛才有的如醉如仙的飘渺。而阿根廷葡萄酒的价格还赶不上法国的三分之一,澳洲的四分之一,好喝不贵,满满的幸福感。

晚上12点,天空依旧雪白一片,我努力爬上小镇依偎着的山顶,当地人,幸运者可以

晚岁行

章汝爽 诗/书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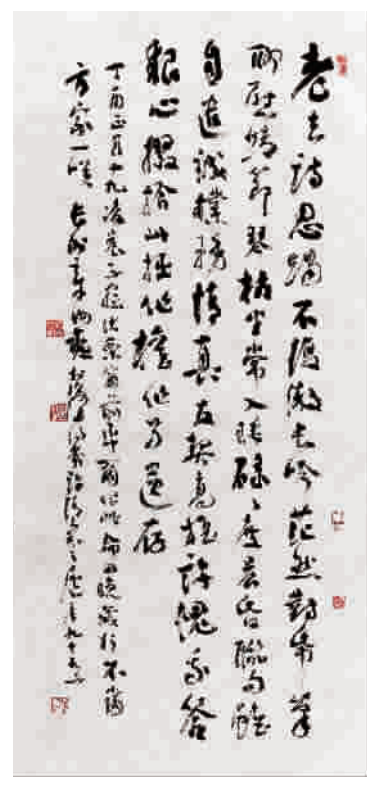
丁酉正月十九,凌晨不寐,伏案窗前,率尔作此,命曰《晚岁行》,不当方家一笑。长洲章汝爽于海上得几许清气之庐,年九十有。老去诗思竭,不复傲长吟。

茫然对纸笔,聊慰靖琴琴。枯坐常入睡,碌碌度晨昏。联句虽自遣,诚补务情真。友契高推许,愧我答根尘。掇拾此拙作,权作子遗存。

一句“哦妹妹——啊”,似回风,若曲线,直把情丝绕得百转千回、难拆难解。徐派的刚中蕴柔,犹似含在滔滔江水里的微微细浪;尹派则柔中带刚,仿佛穿透绵绵雾气的缕缕光芒。必是男子在经历了磨难与压抑后,雄强之气便会透过斯文透射出来,却终出于女诗人之锦心绣口。与范派相反,尹派拖腔几乎不作改变,听似寻常柔声絮语,但其含蓄蕴藉、醇和隽永,若无高雅气质、出众才华作伴,绝难使人动情倾心。越剧小生习尹派者最多,名家却少,便是这个道理。

起手扇开张,翻出古诗今韵。纵有几番磨折,终得花前月。一声妹妹最缠绵,情与意幽绝。知否斯人纯美,断不容尘屑。(调寄《好事近》)

女子是水做的。女子



演男子不可能像,也不必像,不该像。女子要做的,是将如水般的美丽与温柔随物赋形地注入男子的思想、言行和形体,以不真实作代价,让男子变得纯而又纯、美而又美,断不容一粒尘屑。

这样的美男子,现实中不会有。这样的美男子,只能出现在艺术里,出现在舞台上,出现在女人们的心上。



夜光杯

高大的枣树,让我很多年对所有枣树颇有误解,直到我吃到肉厚核小的大枣,才知道大枣居然可以长成这样。北院的枣树产量很低,而每遇到雨水大的年头,本已饱满的青枣,偏偏胀裂出几道裂痕,这样的枣放在秋枝薄上,尽管有清爽的秋风吹着,还是要烂掉。

我们家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搬出去,这座老房子也曾经被别的乡亲借住过几年。我偶尔赶集路过,站在门口张望过几次,却再也没有亲近过它。

然后,这所院子就是长久的等待,它到底没有盼来活蹦乱跳的与它相依的人,倒是迎来了和它一起老迈的大爹大娘,他们先后病危从城市带着一口气回来,把北院当成中转站,然后埋葬在祖坟上,叶落归根。这也是这院子迟迟不卖的原因。

老房子完成了它的使命后,卖了。老房子,不是文物古董,本也不值几个钱,几万块钱就完成了交易。

没有用处的北院,长满荒草,在寒风中瑟瑟,青砖任岁月浸染成土灰色,房顶大概也早漏雨了,不能住人,也无人要住。周围一片新房子,北院老屋子更像是一个向隅的老人寂寞的残喘。它没有一丝庇护,连小时候打糊饼常吃的老榆树也没了踪影。北院一无是处,只有卖掉。

哥哥们每年回来,老少爷们聊天,热切切的,总也离不了北院。

十日谈

行走天涯

马德拉群岛就像海天之间的一颗明珠。